



孟子

自大正  
至七下

1222  
3



門 仁 12  
1222  
卷 3

釋義直道

孟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疏**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在道富貴君子不許二  
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  
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于祿踰牆之女人之所  
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  
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飧五章言德  
修無少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  
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  
章言從容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

孟子

卷六上

九章

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

孟子

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齊景公**

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

守義者

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尺小尋者**

尚可枉大就小而

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開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

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

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口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止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

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

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

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

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彼何也

**注**

孟子引此以勸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

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彼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註**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

何能直人

**注**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

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者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處者孟子言往見齊國景公田獵

招聘其虞人以旌飾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為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聞有能招已者又非招已之所招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為歟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為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為之况子以為枉尺而直尋乎本其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已而求見於諸侯也以

孟子疏

卷之六上四

及古蜀

其見之諸侯但為之徇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為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為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買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為之說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故

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善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但為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竝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為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已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已之正道人矣是亦揚子所謂誣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同意也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景公卒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家上氣成樓閣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孟子

卷之五

五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

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

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

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

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註**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

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

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

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

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

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

可以為之大丈夫矣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

孟子疏  
不運故妾婦以况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  
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  
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為大丈夫之人  
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  
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  
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  
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曰是焉得為大  
二人如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  
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  
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  
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也以女子  
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雖徃女之家  
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遵敬  
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  
無違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  
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  
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  
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

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若希意道言  
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  
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  
夫從人以順為正者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  
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天  
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下  
之大路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  
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同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  
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盛行而加之亦不足  
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  
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以順  
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景春至革熄  
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  
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  
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  
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  
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



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

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

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

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

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

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

膾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

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

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  
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  
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  
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

者無異**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

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

子欲為仕乎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

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為古之君子欲為

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

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上必載質而行贊者如所

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贊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

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

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

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太急乎曰士

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  
又荅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  
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  
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  
給其粢盛禘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  
犧牲不成肥膂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  
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  
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  
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爲弔  
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  
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  
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  
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爲急乎牲殺  
器皿牲必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  
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也  
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  
耒耜哉孟子荅之曰士之進於爲仕也若農夫之於  
耕也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此

士之爲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  
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也  
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旣如此之急  
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  
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荅之曰夫丈  
夫之生乃願爲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爲之有家  
而事之其於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  
而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  
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爲  
父母其於國中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  
之人未嘗不欲爲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  
爲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爲之仕  
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爲人子之父母之類也  
孟子所以終答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  
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質臣所執  
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贄之爲言三也自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費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秦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簞笥也非其道一笥之食

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

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

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

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

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

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哉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順也守先

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

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為彼

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

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彭更

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

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此章言

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後風易俗

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

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

百人之眾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甚乎傳食蓋

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

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

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

否不以舜為泰而言也蓋以上之無功事於諸侯固

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至皆食於子孟子又答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

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

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

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

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盡與功者蓋所作

未成則謂之小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閨門之內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為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為於道其志亦將以為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答之以為有食

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辨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其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夏諸侯羸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

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匹

夫執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

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

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

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筐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

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  
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

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  
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  
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  
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克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  
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

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



畏齊楚之國焉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

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

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

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

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

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答之

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

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為而不祀先祖乃

答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

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

之而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為而不祀葛

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衆往為葛

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

率已之民於路要其有童子以黍肉飯餽其耕者葛伯

授與之者乃殺之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怨其有

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

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葛也是為

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為

天下之匹夫匹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

截至后来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

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

之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

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

故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

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

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為之休亦以湯即誅其

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後待我君之來言我君之

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

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是征二十國也有

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

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

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  
周家也故其君子則實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人  
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  
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其  
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  
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  
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然必以玄黃  
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  
泰之是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者  
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匹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  
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大  
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  
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  
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  
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伐

汲古閣

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  
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為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  
何畏之有國葛夏諸侯處姓之國止義曰案地理志  
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  
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  
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  
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於是乎  
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  
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  
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  
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  
蓋怨者之辭也國說有彼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篚  
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司農  
云三纁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二人為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戴不**

孟子疏

卷之六上十七

及古制

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發  
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  
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  
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囁也如此雖日  
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獄齊街  
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

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  
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即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  
則王誰與爲不善者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  
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  
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  
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潔自黑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

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  
 子之宋王為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  
 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不勝答之以為當  
 使齊人傳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相其子之  
 言而眾楚人皆咻嚙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為齊  
 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問巷之間數年之久  
 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  
 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  
 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  
 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為不  
 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  
 者也則宋王誰能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宋  
 王為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  
 其眾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  
 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

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註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註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

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凍體

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于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此矚亡得其直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

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  
為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  
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饗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  
墻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  
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  
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  
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  
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  
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  
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  
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  
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  
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會子又有云脅肩  
諂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  
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  
而與之言觀其色報報然而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  
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

子必答公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  
義也公孫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  
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為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  
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况已往  
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  
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  
禮於我矣必以曾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  
侯亦是脅肩諂笑者必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  
已如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其色報報然之人也  
此孟子所以執此而諭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云畦  
萊畦也是知即園也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  
陽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  
陽虎也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  
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  
迷那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

事也 **註**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為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 **註**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

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

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 **註**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

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

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註**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

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

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為宋國

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年

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

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

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攘

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

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

關市之稅為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

耳何可待來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註**公都子孟

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

孟子疏 卷之五  
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註**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註**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  
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  
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  
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  
水也  
**註**尚書逸篇水之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

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註**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  
謂澤有草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  
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  
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註**暴亂也亂君更興殘



孟子疏 卷之六  
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汚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  
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  
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奄東方無  
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  
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

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  
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  
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  
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  
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書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

止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註**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

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註**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註**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註**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諛行以奉禹周公

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註**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

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註**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言憂世

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

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

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

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

時水逆勢而流行汜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

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

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為

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

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

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我也

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

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

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蕘澤生草之所也於是水從

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汜濫之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為巢營窟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成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為之汚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為之園圃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僻邪侈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又作園圃汚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眾及紂之世又為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為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歟蓋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纘集武王之功烈佑備

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為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罪我矣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為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為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為已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廡乃多有其肥肉棧廡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孳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為此懼又至  
 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自為兼愛之道不熄滅則孔  
 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克濫掩其仁  
 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克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  
 食人而人亦將目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為此恐懼乃  
 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其楊墨放逐其  
 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  
 詳總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  
 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而  
 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  
 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  
 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止其  
 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峻之行放逐其淫辭以

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  
 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  
 道者是亦為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止人心息  
 邪說距彼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  
 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國堯使禹治洪水  
 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  
 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  
 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  
 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荊州荊州既達又  
 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  
 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  
 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國  
 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  
 在淮夷之北裴駙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  
 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  
 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自奄也  
 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  
 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丁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  
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  
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克滿其操

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

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

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

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

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纒以易食宅

耳緝績其麻曰辟績其麻曰纒故云辟纒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

處於於陵

匡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

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

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寘於於陵也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鰕鵠者為哉

匡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鰕而非之已仲

子也頻顛不悅曰安用是鰕鰕者為乎鰕鰕鵠鳴聲

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

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

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匡

異日母食以鰕不

知是前所頻顛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鰕鰕之肉也仲

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

屨纒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尚能克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克其操也是以  
孟子喻以丘蚓而此諸巨擘而已  
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  
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  
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  
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  
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  
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  
上有李果為螾蟲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聞徧往  
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韓目方  
有所見而不言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  
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  
上至下飲黃泉孟子荅之以謂於齊國之眾士中吾  
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  
為廉潔之士哉如克滿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丘蚓  
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

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夷  
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為利者之所築而居  
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  
即為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  
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  
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  
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  
夷之清最為潔者盜跖最為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  
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  
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  
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始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  
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難盜跖之徒而築樹之  
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潔之士矣  
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辟纊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  
粟子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見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至蚓而後可克其操者也孟  
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

孟子疏  
卷之六下  
十三



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  
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  
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  
生餼者乃類願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餽餽者為饋哉  
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餼與仲子而食之其  
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餼肉乃疾告之  
曰此是前日所饋我親親者之肉也仲子覺為餼肉  
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  
於妻子所辟繡而易所食而食之以見所居之屋而  
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  
能克為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胡之性然後可克  
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為廉者  
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巨擘子所以言仲子為廉士  
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丘胡  
之類而排斥之也巨擘大指也緝績其麻曰辟練  
麻曰繡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繡布繡也是知為  
緝績練麻也食米於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

汲古閣

孫丑之篇  
亦有說焉

孟子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疏**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 **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

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

及古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為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克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叟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

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餽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敘焉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音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

用先王之法度未嘗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已

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目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

用也音須律而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

於人之政則天下被恩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能幽

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台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無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王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若無道術所以揆

度人意臣無法度可以定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

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譴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惡人罹於密網也此幸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

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

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

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

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

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

義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

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為

要不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

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圓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

謂離婁明雖足以察毫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

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圓之器規所以圓也言

物之圓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

者皆由矩之所出也神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

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商

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

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為之功矣以其天

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所

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

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之心又有仁聲而

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

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

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

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

孟子流  
卷之三十五  
收心

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與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而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已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

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警言人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他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為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為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為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為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者孟子於此舉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為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眾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  
義之所具小人之入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  
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  
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與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  
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也  
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之  
害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不  
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典起是則國之喪  
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  
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  
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之  
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  
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

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  
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  
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  
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  
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  
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  
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  
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也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  
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  
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御之弗能入乃解兵不攻是  
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師曠晉平  
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  
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  
孟子疏  
卷之七上七  
攻古闕



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  
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  
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  
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  
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  
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為  
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  
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  
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角生應  
鐘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移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太呂之徵也丙子  
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  
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

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  
音之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  
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  
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云詩大雅板之篇正  
義曰箋註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  
五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  
然為之制法度達  
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也  
堯舜鑒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至也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也  
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也聖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是為人倫之至者亦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以舜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不以舜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一是仁與不仁

孟子疏  
卷之二十九  
及古

孟子曰  
為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為下之所  
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  
滅削論之曰幽厲之君既論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  
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論也厲王但止於  
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  
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  
以章其惡固不待為論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  
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  
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  
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  
時亦鑒於殷之所以所以亡也○堯舜之為君臣道備正  
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  
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  
敘實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  
堯於羹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桀紂  
幽厲正義曰案史記本紀云桀為虐政淫荒湯伐之

於是桀敗於有娀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為  
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  
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於盟  
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為天子  
以為天子以為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後傲國人  
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  
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  
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于幽王宮涅  
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燧火大鼓  
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烽其後不信諸侯諫不至幽王  
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緡西夷犬  
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  
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

孟子曰  
及古聞

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係四海諸

侯不仁不係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係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係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何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

樂不仁也孟子曰三代至強酒正義曰此章言人

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

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

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

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

天子不仁不係四海諸侯不仁不係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係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係四體今惡死亡而樂

則不能安其四體諸侯不為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

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為仁則不

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

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

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

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

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及古明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則天下歸

之國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國孟子曰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

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不親之必

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

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接

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

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

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

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

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國恒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國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

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

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國孟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

踣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

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

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之  
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  
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  
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  
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  
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  
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  
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  
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  
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大夫一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

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至

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  
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孟子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  
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  
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  
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  
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  
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為君不得  
罪於卿大夫則為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  
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  
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上  
之德教可以克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  
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矣秋則謂之

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  
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下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  
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  
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  
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  
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  
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  
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  
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  
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  
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人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正

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  
 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  
 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  
 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服  
 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  
 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  
 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  
 有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



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既以師其大國而恥羞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為之弟子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為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受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麀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

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眾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若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曰為仁者不可為眾也夫國若好仁天下無敵者言仁則天下無敵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蓋詩之大雅雅柔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云誰誰能持其熱物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齊景公齊侯景論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論也者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曰立是為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論曰景地近荆蠻故註云蠻夷也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

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  
為君於周之九服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  
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人也毛註云殷士服  
侯也膚美也敏疾也祿灌也將行也鄭云嚙謂以  
圭賁酌鬯以獻尸也賁如聚大五升口徑八寸深  
二寸其柄用圭是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羹  
云當如今持熟物之用灌亦猶  
治國之道常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  
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  
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  
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孺子童子也小子

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

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人先自為可

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

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以見上篇說

同

皆由於已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  
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為之安以菑為之利樂行  
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  
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  
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至自取之也者而子  
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  
纓滄浪之水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  
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在  
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  
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  
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  
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為可侮之事  
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為可毀讎之事而後  
人從而毀讎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

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註云如臨  
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  
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

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臣**民之思明君猶水樂甲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也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臣**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

**臣**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桀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

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  
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  
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  
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  
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  
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  
矣故為淵而鰍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鰍為之鰍矣  
為叢木而鵲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鵲為之鵲也  
為湯王武王而鵲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  
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  
諸侯皆為鵲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鰍為淵鵲為叢  
叢鵲為鵲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為王不可得而不  
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  
國君欲為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  
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  
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  
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昏及溺此之謂也蓋詩  
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

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  
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鰍鰍也  
鰍土鰍也正義曰桑釋名云鰍形如貓居水食魚者  
也鰍鰍之屬也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  
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  
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若是可哀傷

也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  
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

孟子流 卷之七下 三 及古

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謂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遠也事在易而求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孟子

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邇而人乃求之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

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  
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君上之臣者而  
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  
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  
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  
之所以顯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  
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  
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  
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  
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  
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矣誠身有其道如不能  
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  
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  
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

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  
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又誠身之道也是  
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  
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  
天是為入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  
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  
曰未有能動者也  
曾子三省人雅於於正義曰論  
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  
於於此蓋荀  
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

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

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註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

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

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

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註孟子曰至必為政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者

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

世乃辟紂而逃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

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

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

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

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

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

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

下之父既歸之其為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皆歸之

也註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

孟子疏 卷之七下 汲古閣

養老盡性歸焉後因即馬諫武王武平殷亂二人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  
云處十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  
賢又善養老盡性也註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  
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魯  
昭公十年左傳天以七紀杜  
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註求孔

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

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註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

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

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諡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子瞻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明之視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  
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言中  
正則眸子瞭焉言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言人言中  
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言中不正則眸  
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  
度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  
則人可見又安可度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  
觀人之眸子耳言眸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  
是皆矇矇文  
而論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  
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  
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  
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  
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  
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  
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  
貌為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淳于髡**

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

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

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

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

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

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

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

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

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

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

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

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

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

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國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國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

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國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

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

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

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會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

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

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

孝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

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

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也人

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失其身

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已身尚不能

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夫人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會稽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會稽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會稽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會稽已死會元奉養其曾子會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為

之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也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聞非格止

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孟子曰至一正君

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聞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聞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聞非之也惟大



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詩云  
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  
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木與婦人期  
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  
全之毀者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  
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曰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  
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  
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  
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圖

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尾生與陳不贍  
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  
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  
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可有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正義曰此章言  
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  
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  
不知已未可有師耳如  
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使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

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

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

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

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遲故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

為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

子從子敖往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日來

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

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

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  
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  
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  
道者也宜而  
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舖啜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舖啜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  
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  
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者  
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  
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  
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  
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誦道以從人  
之謂也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  
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  
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  
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  
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  
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

孟子 卷之七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祀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三**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也 **四** 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量

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

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巳舜以不告而

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

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

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

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

猶告也 **五** 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

娥皇二曰女英 堯竝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 **六**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七** 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八** 禮義之實節文事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 **九**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

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

哉孟子曰至足之節之手之舞之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也從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節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克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教

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蓋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

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舜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  
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若  
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  
不可以為人不能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至此之謂大孝  
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  
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  
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且亦致樂  
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  
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大  
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  
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  
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頑者  
左傳云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終

